

國祝萬歲，地久天長，」作課已畢，又把所有功德，回向給多處。那回文中，有一句是「上報四重恩」。四恩的第一件就是國家。

佛徒對父母孝的貢獻，更加澈底。地藏菩薩能地獄裏救出來，自蓮拿著用佛法，把他的母親從餓鬼道裏救出來。這兩件事是人所共知的，能做到這樣，纔算真盡孝，真澈底。

再說佛教徒對於孝的表現，經上說的比喩：一肩荷父，一肩荷母，從劫至劫，不少休息，也不能報恩萬一。所以天天做的一切功德，都回向給衆生（衆生是多生父母故）自己誓要成佛作祖，却不是爲着自己清靜安樂，也是爲報多劫父母的恩！因爲必須成了佛，纔有辦法，纔能澈底的超度父母，纔能究竟的報答親恩。

話又說回來了，政與教雖是兩個名詞，却有互助的關係；政與教走的路線必須一致，否則等於人身四大不調，定出毛病的。三民主義講忠孝，必須用講忠孝的宗教來配合。若是宗教不講忠孝，這教是根本不懶真善本元，政治不講忠孝，是用破壞手段，來求一個物體的完整，那皆是矛盾的。

！對親必須盡孝！再拿防微杜漸，畏果慎因來說，凡是絲毫違背忠孝的事，是要一例糾正的。先拿蘇武來做個鏡子，看他那一種持節不屈的精神，愛國的忠心，真是民族的好模範。我們也該對於國旗，萬分的敬重，這不但足是心情上應有的一種表現，也是法制禮節上應該遵行的。再拿田單來作個鏡子，他能不忘本源，把孝心擴展開，永遠的追念祖先，這種舉動，結果不但足是對家盡了孝，更能對國盡了忠。尤能對民族的團結，盡了很大的貢獻。好在我明定了民族節，年年祭祀，何況我們家族的近祖，

旗，祭祀祖先，固然是民族性德的一種培養，也是人民忠孝性的一種試驗。自己家族的祖先不肯祭，民族的遠祖黃帝，當然整個民族的興亡，就怕是漠不關心了。國旗是國家的代表，不加敬重，政府的機構，自然也就不放在你的心上。這樣一來，國家興亡，也怕的是漠不關心了。不忠不孝，便是背覺合塵迷了本性，不但是失掉了人格，將來還要墮落三途的。就拿現在講，迷了佛性，是非顛倒，自必作事錯亂，這等的人舉念動身，無不自害害他，敗家喪國。

要知佛法這件事，它是堅窮橫遍，包括萬事萬理。世出世法，本是平等，所謂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，絕對不能打成兩截。不明出世法，就是見思惑；不明世間法，就是塵沙惑。今天本是講世間法，却也離不開出世法。古人說要想成佛作祖，必須先做到孝子忠臣。所以忠孝兩件事，學佛的人必要講求的！不但講求，還要提倡。經訓「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，自淨其意」，這三句就是整個佛教。

前二句可說是世間善法；後一句自是出世大法。印光大師敎初機學人，多是「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，敦倫盡分，閑邪存誠，信願念佛，自行化他」，數句。敦倫盡分，還能離的開忠孝嗎？細看這幾句的次序，也是先講世法，求人格無損，進一步再修念佛，自己能去實行，然後纔可去化他人。可見學佛的人；必得注重世間忠孝！不解出世法的人，要是有志提倡忠孝，也必須起來學佛，纔能得到深一步的研討，纔能真的做到澈底。

談到這裏，自然明白世出世沒，當說是彼此互通的，那就相信政治與宗教，確有相互的關係了。所以說政與教，必須走一條路！我們提倡佛教，雖說是爲上求下化，生死大事。却更能輔助政治，鞏固國家，團結民族！請看國家今日：是何等的景象輕忽嗎？自宜大家一齊起來提倡佛教！！請看民族今日孝這個字，還許再輕忽嗎？自宜大家一齊起來提倡佛